

對人文與社會領域發展之期待 ——奠基與超越

楊思偉*

科技部（前稱國科會）一向非常重視人文與社會科學之發展，從 20 年前就基於為奠定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之發展基礎，定期出版《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》，發行以來至今已經 20 年了，在這不算短也不算長之歲月中，已經為人文與社會科學之研究與教學奠定了優質之基礎，也替國內高等教育階段培育了許多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端研究人才，至今老中青三代代代皆有著名學者，為國內之學術發展提供了最好的交流平臺與發展礎石。欣逢慶祝 20 週年紀念之重要時刻，忝為曾經編輯該《簡訊》之一成員，在此祝賀《簡訊》終於能成熟長大，成為一個健康茁壯充滿活力之個體，將來可望進入另一人生燦爛的階段。

當時接手編輯《簡訊》之因緣，乃因當時在臺灣師範大學擔任教授，兼任教育研究中心主任，主要業務是爭取專案計畫，協助規劃教育相關政策等。記得當時曾經參與主持或協助規劃之主要政策，包括九年一貫課程基本能力實施策略、高中職社區化、綜合高中政策與評鑑指標、綜合高中訪視計畫、十二年國教之實施模式、高中課程改革等專案，很榮幸地也能接受當時的國科會人文處之委託，協助編輯《簡訊》三年。因為是季刊，一年出刊四期，記得每次為了出版各期雜誌，必須規劃主題，找尋與聯絡撰稿人，催收稿件，以及編輯準時出版，實在非常辛苦，還好最終都在相關長官及專案助理之協助下，順利完成出刊，深感安慰。回顧這一段時間的辛勞，真心要感謝當時國科會長官之支持，與當時一起奮鬥之師長及助理之共同努力。

筆者個人之研究領域是教育學，主要專長是比較教育、教育政策及教師教育等，從事教學之大學包括師範大學和教育大學，也擔任過教育大學校長，目前仍在私立大學擔任講座教授，所以對教師教育（師資培育）之研究當然不在話

* 南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講座教授兼人文學院院長、《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》第 2 任主編（民國 87-89 年）

下，另外對高等教育，包括大學治理、校務研究（IR）、FD、SD 等也有許多探討。綜觀至今在學術上之努力軌跡，主要包括教育政策之研究、日本教育政策之研究、中國大陸教育政策之研究以及教師教育之研究，目前仍以這四項作為主要之研究領域，還在努力耕耘中，因為學術研究是浩瀚無邊的，永遠不會有研究之邊境。

有關教育學之研究發展，個人雖不是研究純粹的教育學，但對教育學整體發展趨勢也有一些想法，僅藉這機會，分項說明如下，提供作野人獻曝之用。

一、教育學研究和師資培育任務應該分流，包括大學類型分工發展

以現況觀之，目前國內教育學之研究人員和課程，主要放在各大學之教育研究所中，包括師範大學、教育大學及一般大學之教育系所，或師資培育中心中，目前國內並沒有單獨設置如高教研究中心等組織，並配置教育相關研究員編制。因此，從事教育學研究之成員，大致和師資培育任務結合在一起，規模較大之師範／教育大學大致也設置教育類之碩、博士班，所以配置員額較多，尚有一些人力可從事較純粹之學術研究，其他都和師培結合，因此教授常夾雜在理論探討與從事師培之雙重角色中，導致兩者皆無法達到較精深之地步，因為各大學除師範大學員額較充裕外，其他大學都很難讓教授進行分流，擇一而專精。因此上述教育學與教師教育交叉學科之問題，已存在很久，但沒有人關注，這是目前教育學研究之困境之一，而這也必須仰賴大學端類型分工問題能夠解決才行。

二、教育學術用語應該統一，避免閱讀理解之落差

這是多年來存留之問題，教育學界甚至所有人文社會科學學界，並沒有想要處理學術上人名及用語之統一問題，這其是代表一種學術霸權與偏見，因為誰都不理會別人之翻譯名稱，硬是要有自己的翻譯用語，導致有時候論文撰寫時甚至就用英文人名標出。衡諸各國及大陸做法，這是不必要的，也在浪費青年學子之時間。建議科技部每年（或兩年）聘請一群學者，召開學術用語翻譯名稱統整會議，並逐次公布專有名詞統一用語，以供學術界參用。

三、改變優質教育刊物認證內涵，鼓勵具創發性及思考性之論文

目前國內如 TSSCI 等之評審標準，有其一定之標準，雖然也提升了刊物之水準，但因為審稿時，大多要求必須提供較多參考文獻，甚至要求外國文獻也要多參考才算優質之論文，其結果導致限制教育論文之研究發展，壓縮學者提供具有創發性論文發表之機會，一些原創性及具有本土特色發想之論文很難在該類雜誌刊登，逼得年輕學者只能參考國外論文撰寫，而具更批判性之論文很難產生，這是另一項應該改變之基礎性問題。

四、鼓勵研究本土化教育制度與文化之計畫，架構本土教育制度之特色

誠實言之，教育學之研究尚未脫離邊陲研究及文化新殖民地之困境。這是多年來，從心理學領域開始，諸多先進學者即已經呼籲多時的，這當然是長期且困難之目標，需要科技部之鼓勵，也需要更多學者一代一代的努力。教育學者中一直出現留學歸國者，熟悉外國教育，但反而對國內教育不清楚；而本土博士，雖然較熟悉國內教育，但缺乏較寬廣之國際視野，較無法察知國內教育制度之缺點；而且很少有學者願意在國內教育議題上下功夫做實證性之研究，只想參考外國文獻速食性的產出論文，對國內真正本土化教育制度與文化之論文興趣缺缺，這是非常遺憾之困境，需要更多制度支持與有識者共同的努力。